

灯下漫笔

光荣的称呼

❁ 王西亮

钩稽史籍，“同志”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后来的文献如《国语·晋语四》中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的表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则出现于《后汉书·刘陶传》中。以此算来，“同志”一词已有2000多年历史。

这里的“同志”是志向和情趣相同的意思。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第120回中亦有“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灯窗，同消寂寞”的话，其意大抵与上相近。

将“同志”之义古为今用，引申为政党成员之间的特定称呼，至今也有百年之久了。据史料记载，早在1920年，毛泽东和其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同学、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瓚的通信中，即用了“同志”一词。中共一大的党纲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不分性别，不分国籍，经党员一人介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一规定既有传统文化背景，也是效法苏共的做法。而孙中山早在成立同盟会之初，所制章程里就规定：会员之间以同志相称。后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一样，党员之间公务、公文来往都是一律互称同志。由此可见，“同志”一词无论从其本源意义抑或从引申意义上理解，都包含了志同道合、为一个理想共同奋斗的意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同志”成为共产党人之间纯洁而神圣的标称。革命战争年代，白色恐怖，岁月峥嵘，一声“同志”，既是“亲人”的代名词，更是温暖、希望、信心和胜利的象征。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都知道，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姓名后面缀有“同志”二字，就意味着是组织的人，是同一个战壕里可以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战友。

“同志”之称不断面临新问题、新挑战，也一直备受党的领导和各级党组织的关注。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党内官僚风气渐盛、党内“同志”之称淡化的现象，毛泽东同志于1959年8月3日专门给刘少奇、周恩来及中央办公厅同志写信，建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相称。1965年和1978年中共中央两次发文，强调党内互称同志。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一步要求“党内要互称同志，不称官衔”。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

不只是中央层面，一些地方党委如上海、哈尔滨、济南等市委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先后专题发文，强调“党内称同志”的重要性。特别是2025年7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称呼与风气》一文，强烈呼吁“同志”之称重归社会，重归主流！“同志”一词又一次冲上热搜，成为举世关注的话题。

一个时期以来，“同志”一词在不少人心目中渐行渐远，成为落伍、不时尚甚至有损于“身份”的过时东西，而彼此之间代之以老板、老总、哥们儿或者张局、刘院、李所相称，除了干部职务任免公示和领导讲话的开场白中，或者遗体告别时的生平简介里程序化、礼节性出现之外，“同志”的称呼好像已经过时过境、不合时宜了，记得数年前曾读到一则媒体评论，说如今一些领导干部，可能只记得自己有两种情况被称为同志：一是在自己的任职文件上，二是自己犯错误受处分的决定中。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黑色幽默味道的现象，折射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党性观念淡薄、三观扭曲的社会现实。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现在打开手机网络，“同志”一词竟被同性恋之类病态、丑陋的东西所霸屏。这种现象既是对“同志”一词圣洁内涵的玷污，也引起了正直的人们的警觉和警醒！

很多老干部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这个人数占全国总人口十四分之一的大党，1亿多党员，任由自己使用了100多年的光荣称呼边缘化甚至弃而不用，转而去追逐崇尚那些庸俗的东西，感到心疼难受！

党内称同志，之所以被淡化，在有的党员干部身上被打上商业、江湖的烙印，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原因，但究其根本，一是官本位意识作祟。官做大了，社会地位高了，就要显摆，别人叫自己的名字或称声同志听着心里不舒服、没气场。

党内称同志，不仅是一种民主的象征，也是全体共产党人秉持共同理想信念、为一个目标齐心奋斗的标志。如今，人民日报发文呼吁“党内称同志”，意义非同寻常。作为泱泱亿万大党的一分子，我们热爱和珍惜这一亲切、圣洁的称呼，我们真诚呼唤：久违的“同志”，归来吧！

人与自然

大自然的絮语

❁ 张子悦

五岁之前，我住在郑州的老城区，小区里几乎没有空余的地方留给花草树木，楼房挤在一处，走出单元门便直面吵闹的街道。

搬到郑东新区的新家时，幼小的我有种爱丽丝掉进兔子洞的惊奇，这浓郁深邃、层层叠叠的绿色让人眩晕。不只是绿地，还有河流，水面不再是独属于公园的风景，从小院里架着精致拱桥的一线小溪，到垂柳间掩映的河流，无不吸引着放学路上的我。

那时，我总在花草间、河面上，甚至水草丰茂的河底搜寻着生命。绿色的、灰色的青蛙，头顶羽冠的戴胜鸟，蹦跳前行的小麻雀，在灌木的阴影中闪烁着黄绿色眼睛的猫儿，以及在水草间迅速穿行的灰色小鱼。但是，我总梦想着有更神奇的动物出现。拖着长尾巴的狐狸，摆动着大手掌从土地里突然冒头的小鼯鼠，巨大到能够在跃出又落入水面时激起水浪的大鱼，在水面上曲颈遨游的天鹅。后来，我明白了那种神秘感来自何处，这是属于荒野的动物，他们来自一望无际的原野与森林。它们在危机四伏又无比自由的大自然中生存，人类这布满水泥路面，满是汽车与高楼大厦的世界不适合它们。

可是城市与自然真的无法相融吗？当绿意与水面渐渐地坚硬规整的道路间生长起来，当天空不再弥漫烟因吐出的滚滚烟霞时，大自然的裙摆开始拂过这座充满绿意的城市，而水边、花草间，一些属于原野的爪印也不时闪现。

最先出现的，是家后河道上盘旋的鸟群，仲秋时节，这些向南方温暖之地迁徙的鸟儿在这片美丽宽阔、树木茂盛的水域歇脚、觅食。它们成群地在河面上飞舞，不时地贴近水面，脚爪带起一线水波，而后猛地将头扎入水面，再次露头时喉间已叼着一条银光闪闪的鱼儿。

渐渐地，初夏的湖面上，出现了天鹅的身影，它们在湖边的高草或小洲间为家庭添了新成员，毛茸茸的灰色“丑小鸭”。天鹅父母一个领头，一个断后，中间夹着几只小崽，在湖面上游行，偶有看客靠近，大天鹅便叫着冲上岸来，展开能飞上千米高空的巨大翅翼，用力拍打着，吓退高大的“捕食者”。

而最常出现在城市绿地中的动物，除各种毛色的猫儿外，要数圆滚滚的刺猬。刺猬仗着一身会外翻抖动的利刺，无所畏惧地目空一切，敢于出现在公园和小区的小路上、台阶上，竟然在路上大摇大摆地前行，灰褐色的小脚在一身尖刺下急匆匆地动着。黑黑的小脸上，细长的小鼻子和黑溜溜的眼睛都抖动着，嗅闻食物的气息。当它们静息时，似乎变成了一个谁也无法打开的秘密，封存着大自然的絮语，像一个落在林间的果实，却不等待任何人拾取。

无数次走在公园或小院的归家之路上，我与刺猬狭路相逢，它们总有着童话主人公的镇定与自信，从容不迫地盖上被子睡在草丛间，或在树丛的边缘穿行。看着这有着自己生活轨迹的小家伙，我想，自然已渐渐与城市共生，带着自己的绿意与节律在城市中栖居。

多希望，以后有更多神秘的动物能够渐渐从动画片和童话书中走出，在河流上、绿地间行走，走进孩子们的童年。

史海钩沉

朱熹理学也是三人爱三人嫌,爱之若蜜糖,不爱若砒霜。后人骂朱熹的多,还多有破口大骂者。有评朱熹是上流,有骂朱熹是下流。朱熹嘴巴已塞黄土,阁下骂得起劲,不是神勇,他不能起身跟你对骂了,你恶骂算啥子本事嘛。

朱熹理学,后人有不喜,时人也有不爱的。叶适常跟他对阵。叶适是浙江温州人,科考曾中榜眼,是南宋永嘉学派大将,历仕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他是官人,是作家,还是学者,晚年居永嘉城外水心村,人称水心先生,其学称水心之学。也是个社科课题吧,古之官者竟多作者,更竟然的,还多学者,这可称古现象吧,值得考古。

官者是作者与学者,是考古事,且不说。一门学问以一个人来命名,这学者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绝对可观。有人概括,水心之学要核是两个字:功利。任何一门学术,若有人只用一两个字或者一两句话来概括的,都是靠不住的,但也可以描其大概。以朱熹名字命名的朱熹理学,也有人以两个字来概括:道义。一个大讲功利,一个专讲道义,很多人便将功利与道义当了绝对反义词,正如常把道德与制度作敌我,有我无他,有他无我,脑筋一根筋思维的都是一种非此即彼思维,其实呢,制度与道德是饭与菜,大可兼容,大可互补。

朱熹相对而言有些绝对,他强调道

义,排斥功利,只讲精神文明,不讲物质文明。存天理灭人欲,便是其思想大端。叶适对朱熹此论不以为然,“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叶适措辞也厉害,直说朱熹学术“乃无用之虚语”,对阵之意是明显的。叶适出语是陈述句,不是反问句,没说“既无功利,则道义岂不为无用之虚语乎”?这就可见叶适观点虽然鲜明,情绪并不太激烈。鄙人有个小发现,论敌间喜欢用“乎”者,不可与交,不可与论,其多半是心胸偏狭情绪极端者,自以为真理罗汉,理论君主。论战若遇爱“乎者”,可以挂免战牌,退出舆论战场可也。

叶适所谓功利,非指我们狭义功利心,套现代学术用语是,强调物质文明,强调经济建设,先讲物质后讲精神,“物之所在,道则在焉”,行之于具体政策就是:“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这对千年以来的重本抑末也是一种反叛,叶适看来,农为本,自然要以一号文件来支持,但工与商不能抑,也当场。温州成商业之都,原来千年前就有叶适做理论先驱了。不过叶适是道义与功利兼容论者,把功利与道义当水乳,不当水火,他观点是:“道不离器,义利并行。”

叶适理论更接近现代“常识”,却并不合古代“常识”,古之千年“常识”,不是叶适的“利学”,而是朱熹的“理学”。朱熹理



荐书架

《“不白吃”漫画西游记》：画笔为桥叩响童心之门

❁ 张宇

暑假期间,一个雨后初晴的下午,北京图书大厦

一层共享空间内座无虚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全网粉丝超7200万的“我是不白吃”IP联合打造的《不白吃漫话西游记》新书发布会在此举行。这场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文化盛会,不仅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到场参与,更通过直播平台让全国各地的读者共同见证了这部创新漫画作品的诞生。

《不白吃漫话西游记》所依托的蓝本,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传承了近七十年的《西游记》的经典通行本。它以现存最早的明代世德堂本为底本,经黄肃秋先生等前辈学者精心校注,是几代读者心目中无可替代的经典读本。编辑对书中大到故事情节、情节详略,人物塑造,小到一句对话的现代转译,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在视觉呈现上,创作团队和编辑团队经历了无数次的碰撞、打磨、修改,甚至是推倒重来,从人物造型设计到分镜节奏进行反复的推敲,力图为孩子们构建一个看一眼就想钻进去的沉浸式的西游世界,为孩子未来阅读原著架起一座桥梁。

军魂永铸

该书核心主创之一边启文通过现场大屏幕上

的众多角色图片,展示了角色设计的演变过程。他透露,孙悟空形象历经十儿稿的修改,最终在保留“雷公嘴”“火眼金睛”等经典特征的同时,巧妙融入了“不白吃”标志性的萌趣风格;沙僧在原著中身高达四米,漫画中把他和其他角色同框就有一定困难,于是他设计了“蹲身对话”“局部出框”等分镜技巧进行艺术化处理;就连配角如土地公,也借鉴了年画造型,使其既传统又新颖。

孩子在接触四大名著时,首先接触的往往是《西游记》。《西游记》之所以成为成年人和孩子都喜爱的经典,在于其蕴含的“成长叙事”具有“普世价值”。就像哈利·波特要去霍格沃茨学艺,桃太郎要组队打妖怪,这是全世界孩子乃至成年人都爱看的英雄成长的故事。四大名著原著对于小学低年级孩子来说理解难度极大。《不白吃漫话西游记》通过生动的漫画形式,有效拆解了原著厚重的文字壁垒,使低龄儿童也能轻松接触并理解《西游记》这一经典故事,极大地降低了名著入门难度。

❁ 杨德振

我告诉他们,就是在这里训练时被海南岛第二大毒蛇竹叶青咬伤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更是瞪得大大的,4位老人露出紧张而又怜爱的目光……正是这样不怕艰苦、不避风险、甘于奉献、勇毅前行,铸就了一个坦坦荡荡、铮铮铁骨的军人。

离开部队20多年,这些年来,我还同全国许多战友保持热络的联系和密切的交往,上至将军,下至士兵,天南海北,心归一处;其中有1988年“3·14”南沙海战指挥长和战斗英雄,有扶持、帮助我走上写作之路的耄耋之年的老编辑、老社长,还有培训我专业技能,教我做一个合格士兵的老连长、老班长……在老家,还完整地保存着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所发的第一套军装;在广州的家里,那4枚闪闪发光的军功章,我时常拿出来擦拭和观赏,并给儿子、侄们们展示,我多希望他们像父辈一样,也穿上军装去报国,赓续那份永不褪色的荣光。

转业这些年来,我把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带到了工作中,不怕吃亏吃苦,乐于

除郎,而辄怀不满”,这话毒呢,说朱熹对皇上“辄怀不满”,这刀子可是要命的。看到林栗出恶腔,叶适已不齿他,看到林栗下毒手,叶适站出来,为论敌朱熹说话了,首先点明:“栗劾熹罪无一实者,特发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公论之间,夹杂私货,借皇家权力打击学术论战,“票为侍从,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愿,而更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祸,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横,以扶善类。”

林栗是宠臣,朱熹是霉臣,一直谈功利的叶适不功利了,他来道义了,可见叶适之功利不是阁下所指的功利心。叶适是讲道义的。叶适与林栗道更同些,他却不相与谋,叶适与朱熹道不同,他却相与谋。叶适所以如此,是看不得小人之心。观点争持,绝对支持,人身攻击,绝对反击。以害人方式去搞学术批评,叶适忍无可忍,不想再忍,他对林栗毫不客气。

观点可以不同,人品必须一致,一致建立在君子人格上。有人以为假观点之争,就可以骂人,就可以害人,叶适不以为然,小人来当士子,害死人,士子只合君子来做。学术不是藏污纳垢之藏身地,不是疯子小人之庇护所。叶适批朱熹,护朱熹,诠释了士子词义:士子者,君子也。

知味

夏日瓜花亦烂漫

❁ 薛宏新

七月天,日头毒得能点烟。草梗子里南瓜秧子、丝瓜藤子、瓠瓜蔓子,跟撒癔症似的疯蹿。年年开春奶奶在房檐底下、粪堆旁边点瓜籽。瓜秧子贼精,篱笆缝、烂草窝、土坷垃堆,见缝就钻。蛙虫吵得人脑壳疼的时节,这些藤蔓早缠成了疙瘩,卷须子活像饿急眼的绿爪子,不管不顾地瞎扑挠。清早露水珠子压弯草叶,“啪嗒”一声碎在泥里,南瓜花开了,丝瓜花开了,瓠瓜花也张了嘴——乡下人的日子,就靠这点黄花绿叶衬着。

南瓜秧子最泼实,在乱草丛里爬成一片,那花金灿灿的,摊开来好似娃娃肥嘟嘟的手掌心。花芯子顶着厚墩墩一层黄粉,蜂子一头撞进去,“嗡”的一声,钻出来时浑身金末子,倒像刚从面缸里滚了一遭。丝瓜花就娇贵些,得攀着林枯架子长。风一过,满架黄花乱哆嗦。奶奶天蒙蒙亮就钻藤架底下,麻利儿掀藤蔓翻检:“这朵荒花!光晒露水不坐胎!”她指尖一掐,花梗脆生生断了,“丝瓜花娇气,日头一冒尖就打蔫,得趁凉快拾掇!”

摘回的瓜花眼见成了席面。奶奶炸南瓜花最馋人:蘸满了面糊,往滚油锅里一送,“滋滋——噉噉噉”,眨眼工夫鼓成个焦黄小灯笼。咬破酥皮,里头嫩花瓤裹着清甜汁水,烫得人舌尖乱跳,又忍不住紧赶着咬下一口。丝瓜花清炒是另一番滋味,铁锅烧得冒青烟,蒜片儿炸得焦黄,花瓣下锅翻两下就透了亮,薄得能看见锅底纹路,倒似粗瓷碗里漾开的清水里。最省事的是煮面条,白浪头将滚未滚时撒把南瓜花进去,清汤白面顿时浮起星星金黄,灶屋里顷刻盛不下那股鲜香气。

瓠瓜花有个浑名,农村人唤它“夜开门”。白日里花苞垂着,活像挂了一架青皮小铃铛。日头一栽进西洼地,这花苞倒像得了令,“噗”的一声就在晚风里张开了怀。花瓣雪白,铺排在黑黢黢的夜色里,亮得晃眼。若碰上月亮地儿,花影能摇到土墙上,活像一出哑巴皮影戏。

瓠瓜花性子慢,开得悄没声息。南瓜花张扬,丝瓜花娇气,它偏不挣不抢,天亮前自个儿就悄悄收了摊。奶奶嘟嘟囔囔地说:“瓠瓜花是个倔驴,人家赶早集,它偏去逛夜市!”

后来在发黄的书册里撞见,瓠瓜花竟顶个雅名叫“夕颜”!还有个姊妹叫“朝颜”,指的是木槿花。花如人面,这名号倒像是说薄命女子,“朝颜”是个急性子,天亮就探头,不到晌午就败了;“夕颜”能熬,偏要踩着日头落山才露脸。可管你急管你慢,末了都躲不过个“谢”字!

夏日的瓜花,开开心谢,跟人喘气一样自然。到了时辰就亮嗓子,时辰一过便收场,多一会儿儿都不贪念,“朝颜”“夕颜”,横竖都是露水命。瓠瓜花的花语倒好——说“短得很,又金贵得很”。可不就因为短,才得挺着指头数时辰,嚼烂了咽下去吗?

如今在城里的菜场角偶见瓜花,我也捏几朵回家。照奶奶的法子过油锅,面糊里的南瓜花也“滋滋”作响,可嚼在嘴里,咋也嚼不出当年篱笆墙根下的日头味。差的是味吗?差的是耳朵眼里再没钻进过蜂子撞进花芯那声闷响,差的是鼻尖再没沾过带着露水气的藤蔓腥儿。

奉献,做人正直,做事果断坚决,雷厉风行。档案里装进的各种奖励不计其数,这些都是嘹亮军号激励的结果。

工作之余,我还笔耕不辍搞创作,歌颂伟大的党和祖国、赞美身边的好人好事,讴歌人性的真、善、美;尤其是这些年来,我先后创作一系列怀念军营、歌颂人民解放军的篇章,诸如《穿上军装去报国》《退伍兵的故事》《从军路上》《蔚蓝色的大海》等,从不同角度讴歌人民解放军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情怀和精神内核;每次有文字见诸各类报刊,那份喜悦比获得高额奖金还要开心。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前几天,看到部队征兵工作开始的消息,我马上给老家村子里的亲戚发微信,动员侄孙子去报名参军。我想,军队不仅是锻造人的大熔炉,更是“高、大、上”的“美育学校”,只要进入军队这所美育学校,思想更纯粹,灵魂更高尚,才华更容易展现,人生价值更高,我希望后辈们的花样年华更加灿烂绚丽。